

公园

数以千计的自行车已经覆盖了公园门口的所有空地，姓张的男人好不容易才把妻子的女车塞进密密匝匝的车群中，剩下的一辆车因为驮了一个儿童座架，却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了。姓张的男人把自行车提在半空中，一时手足无措，他说，哪来这么多自行车？让我放哪儿？负责存放车辆的管理员像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掠过，他对他的怨气不闻不问，只是挥着一叠毛票朝远处某人叫喊着：那边不能放车，不能放车！

姓张的男人皱着眉头环顾四周，他看见十米开外的公厕墙边停着几辆自行车，那大概是公园门口仅有的空地了，姓张的男人嘀咕了一句什么，推着车就往公厕走，他听见妻子在后面高声说，喂，你去哪儿？他一边走一边粗声粗气地回答道，还能去哪儿？去厕所！

周末前来游园的人很多，姓张的一家可以说是人群的典型，一家三口，男的，女的，还有一个四岁的像小猴一样调皮好动的儿子。

男的放好车匆匆地跑到入口处与妻子汇合，他看见妻子的脸色有点阴郁，她的眼睛斜眼看着入口处一堆堆涌来的人群，一只手揪着儿子的裤子背带，另一只抓着两张门票朝栏杆上甩打着。男的刚刚想去牵儿子的手，女的就把儿子推到他怀里，她说，他要吃羊肉串，出去给他买吧。

不准吃羊肉串，吃了拉肚子。男的声色俱厉地把儿子的手抓住，抓住了往公园里面拉，男的一边拉拽儿子一边对妻子说，我说过周末不能来公园，你偏不信，这么多人，人挤人，有什么意思？

周末不来什么时候来？不是周末你有空出来吗？

男的一时语塞，朝左右前后的人群望了望，说，哪来这么多人？连自行车都没地方放，他妈的，只能放厕所那儿。

女的兀自在前面悻悻然地走，女的一边走着一边把淡黄色的门票撕成了碎屑，她说，说是郁金香展览，门票卖八块钱一张，涨了三块！哪有什么郁金香？我怎么没看见有什么郁金香呢？

儿子说，郁金香是什么？是一种动物吗？

男的说，不是动物，是荷兰的国花，荷兰你知道吗？荷兰在欧洲，那里出产许多鲜花。

儿子说，我不要荷兰！我要去看海狮表演！

男的说：你妈妈喜欢看花，先去看郁金香，然后去看海狮表演，听话，你要不听话就不带你去看海狮表演。

女的终于看见竖在路边的那块告示牌，上面写着：郁金香展览在苗圃。女的把告示牌念了一遍，回过头问男的，苗圃在哪儿呀？

男的像老鹰捕鸡捕住了儿子，男的说，什么苗圃，再乱跑我就揍你！苗圃？苗圃大概在人工湖那边吧，走过去很远，起码要走半个钟头，男的指了指远处的人工湖，脸上出现一丝犹豫之色，走过去太远了，他说，要不就别去看郁金香了，先带儿子去看海狮表演吧？

女的用一种冷峻的目光注视着男的，突然就转过脸说，你带儿子去看海狮表演，我去看郁金香展览！

男的说，这算什么？一家人出来玩，哪有兵分两路的？我说你今天情绪不正常，你还不承认。

女的说，没什么不正常，你嫌路远，你别去，我想看郁金香，我不嫌路远。

男的皱了皱眉头，那就一起去看吧，反正我也无所谓，看什么都行，反正我陪着你们。

女的瞪了男的一眼，说，谁要你陪？我自己去，我们4点半在出口处汇合，你给我管好儿子就行了。

女的说完就朝通往人工湖的小径走去，男的拽着儿子的手跟在后面，男的对儿子说，听话，我们先看郁金香，再去看海狮表演。但儿子开始想挣脱父亲的手，儿子扯开嗓子尖声大

叫，我不看香！我要看海狮表演！男的挥起手掌威胁儿子说，再闹就揍你，再闹我们什么都不看，马上回家。

男的强行把儿子架到肩上，跟着女的朝人工湖走，但儿子是个任性的骄宠惯了的儿子，他开始用手揪扯父亲的头发，用双脚蹬踢父亲的胸部，男的怒不可遏，腾出手在儿子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下，于是儿子便哇哇大哭起来。

女的闻声站住了，女的回过头厌烦地瞪着父子俩，脸色涨得绯红，你们闹什么？公共场所，也不嫌丢人现眼。

是孩子闹，又不是我在闹，男的捂住儿子嘴说，这有什么丢人现眼的？

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女的挥了挥手说，就依他，去看海狮表演吧。

这可是你说的，回头别再说是我惯坏了他。男的说。

大约是午后两点钟左右，姓张的一家人走在通往公园动物园的林荫路上，孩子跑在前面，男的居中，女的殿后，看上去是一支小型而整齐的游园队伍，走过花坛的时候，女的超到男的前面，把儿子抱到花坛边坐下，女的并不是为了赏花，她替儿子脱下了毛衣，露出里面那件可爱的绣有米老鼠图案的衬衫。女的把孩子的毛衣塞进背包，又问男的，你要不要把外套脱了？男的抬头看了看天，说，我不脱，我不觉得热。

其实5月的阳光已经很热很烫了，尤其是在午后时分，尤其是在潜入如织的公园里，漫步行走的人们常常会有燥热的感觉。

海狮表演的水池附近空空荡荡的，他们一到那儿就知道出了问题，水池肯定是很久未放水了，池里被人扔了许多易拉罐、塑料袋之类的脏物，他们所熟悉的那块海狮顶球的广告牌也断裂成两半，一半在池里，一半在木台上。

趁孩子还不知就里的时候，男的悄哪地向管理员打听了情况，情况果然如他猜想的那样，海狮表演团已经移到别处去表演了。未等管理员说完，男的就说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他们赚了钱就溜了。管理员在后面说，什么叫溜？合同到期了嘛，男的边走边说，他妈的，在哪儿不是一样赚钱？非要走马灯似地换地方？

男的竭力轻描淡写地向儿子解释海狮的失踪，儿子却不听，儿子迭声叫起来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要看海狮。

女的在旁边气恼地看着儿子，她说，你看看，都惯成什么样子了，一点道理也不懂。

男的说，没有海狮了，你让我给你变一头海狮出来呀？

女的说，你就给他变一头海狮吧。

儿子的嘴咧大了，儿子快哭了，男的再次用手捂住儿子的嘴，不准哭，男的说，你在这里哭老虎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咬你，男的指了指不远处的虎舍，你听见老虎叫了吗？它肚子正饿着呢，谁哭它就把谁吃了。

男的这次异常成功地止住了儿子的哭闹，他说，带你去看猴子，看不看？不着我们就回家，什么也不给你看了。儿子无疑是被制服了，他的目光顺从地投向猴房那儿，男的不无得意地朝女的眨了眨眼睛，女的没说什么，她用一种浊重的声息叹了口气。

父子俩去猴房看猴子，女的无所事事地往养孔雀的栅栏墙走去，那儿主要围了一群女人和女孩，她们向孔雀挥舞着许多手帕和纱巾，等待里面的孔雀开屏，女的也掏出手帕朝孔雀们挥了几下，那群孔雀无动于衷，很快地使她索然了，她收起手帕挤出围观孔雀的人群，远远地看见那个形如巨塔的猴房，许多猴子在铁丝网内窜来窜去地欢迎人群来临。她能从那堆人群中找到丈夫和儿子，她看见那父子俩的脑袋，一大一小，一上一下，它们在无数脑袋中随波逐流，她甚至还听见了儿子响亮而快乐的笑声。

女的讨厌猴子，自从少女时代看见一只公猴向众人翻开它的生殖器，猴子就给她留下了一种肮脏无耻的印象。女的想去看梅花鹿但梅花鹿与狐狸、鬣猪比邻而居，还未走近梅花鹿她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恶臭，这股臭味使她却步而退，她捂着鼻子朝门口走，而她对动物园仅有的一点点兴趣就在一瞬间消失了。

女的远远地朝猴房那里喊着丈夫的名字，她看见丈夫回过头来，他说，等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女的就站在一丛慈竹下等着。女的等了好久，心中便冒出一股无名火，她又高声喊起丈夫的名字，男的大概听出了女的声音中的火气，他的脑袋连续向后面转动了三次，最后还是

把儿子从人堆里扛出来了。

男的说，你着什么急？他还没看够呢。

女的先发制人地把儿子抱下来说，不准闹，现在得走了，你要不肯走就把你留在这儿，晚上跟老虎狮子睡觉，女的拉住儿子的手往外面走，边走边抢白男的，我看你比他还喜欢动物园，看个脏猴没个够，没闻见这儿有多臭？

喜欢动物有什么错？男的说，那是人类的爱心嘛，你没听说国际上有好多动物保护组织吗？

那你留在这儿保护它们吧。

我当然先要保护你们了，喂，你这么急急忙忙地带他上哪儿？

去凉亭。

去哪个凉亭？这公园有许多凉亭呢。去凉亭里坐着？那有什么意思？

没意思你别去，我没让你去。

我说你今天情绪不正常嘛，难得出来逛公园，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的？早知道你这么扫兴，不如在家看电视。

那你回家看电视好了，反正电视一天放到晚，你回家吧，你回家吧。回家去陪电视机。

男的不再说话，他飞起一脚踢飞了路上的一只塑料瓶，有的游人对侧目而视，男的略显窘迫地笑了笑，他蹲下来系旅游鞋松动的鞋带，看见林荫道的一小块路面，灰白色的、异常坚硬的一小块水泥路面，在午后的阳光树影下闪烁着斑驳的光芒。

他们至少路过了三座凉亭了，每路过一座凉亭，男的便停下脚步看着女的，女的扫视着那些凉亭和凉亭周围的环境，最后无一例外地摇了摇头，说，不是这个凉亭。

男的欲言又止，但鼻孔里忍不住露出了一种讥笑的声音，他说，凉亭，哼，找凉亭。

亭子上有个紫藤架的，怎么不见这个凉亭了呢？女的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她说，奇怪，我记得就在这附近的，怎么突然找不到了呢？

男的晒笑着说，那就继续找呀，那么大的凉亭，怎么会找不到？

女的瞪了男的一眼，女的拉住儿子的手，边走边寻觅着。一条林荫道走去了一大半，不见那座长了紫藤的凉亭，儿童游乐园的滑梯和秋千架却赫然在目。正如夫妇俩所预料的那样，儿子像脱僵的野马朝滑梯那儿冲去。女的没能拉住儿子的手，顺势就坐在路边的石凳上了，看上去她显得有点疲倦了。

男的说，我去买点饮料，喝点饮料再找凉亭。

女的说，就买矿泉水，别的不准买。

男的在小卖部的柜架上没有看见矿泉水，便不加思索地买了三罐雪碧，男的确实未加思索，假如他知道妻子会为此大发雷霆，他干脆就什么也不买了。

男的捧着三罐雪碧走近女的，女的抬起头来，他立刻从她的眼神和表情中嗅出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，于是他抢在前面说，什么都没有只有雪碧。

没有就别买，这么大的公园会没有矿泉水卖？女的冲男的厉声嚷起个，让你别买雪碧，你故意把我的话当耳边风。

你不喝雪碧儿子爱喝呀，男的说，加起来还不到十块钱，你发什么火？

那两罐给谁喝？你喝两罐？嘁，说话口气跟大老板似的，女的似乎无法控制她的怒火，她的手在空中狠狠地挥了一下，叫道，那两罐给我退掉！退掉！

我不退，男的说，你今天就像个神经病。

我就是个神经病，你不退也别想喝，女的突然站起来夺过男的手里的两罐雪碧，一手一个，两罐雪碧被重重地砸在草地上，罐口自动地打开，那种被称为雪碧的液体涌泉似的淌了出来。

男的脸上的一抹笑意凝结了，他看见儿童游乐场门口的人都在注视他，有个男人幸灾乐祸地嘿嘿笑着，男的咬着牙骂了一句，操他妈的，神经病。他突然朝女的扑过去，女的闪开了，女的站在石凳后面，仍然以挑衅的姿态瞪着他，你敢打我？女的说，你敢在公园里打我？男的冷笑了一声，他从草地上捡起半罐雪碧，冷不防地朝女的掷去，他看见那个绿色的铝罐从妻子肩押处弹落，发出了沉闷的响声，他说，神经病，我还陪着你个神经病找什么

凉亭呢。

姓张的一家人在儿童游乐场门口不欢而散，事情来得简单而激烈，附近的游人全部看在眼里，有个妇女走到女的身边好言相劝，为了一罐雪碧，不值得吵架嘛。女的脸色煞白，一遍遍地用手帕擦着毛衣上的水渍，擦了一会儿女的喉咙里迸出裂帛似的声音，女的忽然捂着脸一路小跑着，朝公园出口处跑去。

男的站在原地不动，人们看见他用鞋底蹭着草地。好像鞋底上沾了什么东西，男的嘴里咕嘟着，神经病，神经病，过了一会儿男的突然想起什么，他气冲冲地奔向人字滑梯，把一个小男孩从滑梯上揪了下来，回家！人们听见那个男的大吼了一声。

男的带着儿子走到公园出口处，尽管他知道妻子不可能在此等候他们，他还是伸长脖子朝四周张望了一番，公园门口仍然拥挤不堪，他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。

男的去厕所那里推他的自行车，但他没有找到那辆自行车，他妈的，今天是活见鬼了！他忍不住在别人的自行车车座上拍了一掌。他猜是自行车管理员把他的车挪了地方，就跑去问那个管理员，管理员却文不对题地说，问路到别处去，你没见我这儿正忙着吗？

管理员沿着自行车的尾灯线来回奔走，姓张的男人只好跟着他跑，跑了几个来回他实在按捺不住了，一把揪住管理员的衣领叫起来，你耳朵聋啦，我让你把我的自行车交出来！

管理员终于站住了，他说，你他妈的喊什么？你把车停哪儿了？找不到也不奇怪，这么多车，慢慢找吧，我可没空帮你找。

男的说，厕所那边的车挪哪儿去了？

厕所那边的？管理员的眼睛突然变得明亮起来，谁让你把车放那边了？违章停放自行车，罚款十元！

男的说，你放屁，想敲我的竹杠？

不是我敲你的竹杠，违章罚款，这是制度，管理员扫了眼围墙下面的一个角落，他说，违章车都拴在那儿呢，我不跟你罗唆，交钱取车，不想交钱你就走人。

男的说，你放屁，我拿我自己的车，一分钱也不给你。

男的拽着儿子气冲冲地走到围墙下面，他看见自己的车与另外几辆自行车被一条链条锁拴在一起，可怜巴巴地歪倚在墙上。中午以来的怒火一直在添油加柴，现在终于冲破了他的头顶，他对着管理员骂了一句脏话，然后就捡起一块砖头，乒乒乓乓地砸起锁来。他听见儿子的惊叫声，爸爸，警察来抓你啦！他感觉到几个人在一起揪他的手和衣服，但他仍然挣扎着去砸那把链亲锁，直到他手里的石块被人夺下，扔在旁边的树丛里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惹了麻烦。

两个警察虎视眈眈地站在他身后，男的并不感到奇怪，让他觉得意外的是他妻子，他妻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是她夺下了他手虫的石块。

女的没有多看男的一眼，她只是对两个警察陪着笑脸，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她说，主要是情绪太恶劣了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
一个警察说。我看他脑子有病，这种行为可以拘留他的。

他这种行为当然不好，女的仍然陪着笑脸说，不过管车的那人也有问题，车子没处放一半是他造成的，对他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监督一下。

男的木然站着，听女的与两个警察耐心斡旋，他没有听清他们在说什么，每次他想作出辩解的时候身子就会被女的推一下，女的并没看他一眼，但她的一只手却总是从背后伸过来，异常准确适时地推他一下，又推一下。男的后来就顺从了妻子的意愿，他看着妻子放在身后的那只手，那只手里还抓着十元纸币，正好是罚款的数目。那只手使他渐渐平静下来，男的后来干脆就抱着儿子退至一边去了，他想他们是一家人。这件事情由她来解决也是一样的，他说什么或者他说什么也都是一样的。

后来他们就取回了那辆自行车。

回家的路上夫妇俩还是不说话，但男的知道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两辆自行车并排在黄昏的街道上驰行，途经一个报摊时，女的说，今天晚报还没买。男的就跨下车去买了一份晚报，他把报纸扔进妻子的车篓里，突然问了一句，你今天怎么啦？

那你呢？你怎么啦？女的反问道。

公园1.txt195

那个什么凉亭，男的说，你今天为什么非要找那个凉亭呢，到现在你还没想起来？女的半怨半怒地看了一眼男的，她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周末，5月18号呀。

5月18号是什么日子？我们结婚的日子呀，你连这也忘了？

那凉亭呢？为什么要找那个凉亭？

你什么都忘了，你不记得那个凉亭了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！

男的嘿嘿地笑起来，他看了看妻子，又伸手捏了捏儿子的耳朵，男的最后对女的说，你的记性真好，我怎么就把那些事忘了呢？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